

張派創始人·京劇表演藝術家

四小名旦張君秋

●李能宏

家境貧寒童年學戲

自從乾隆五十五年徽班進京，迄今已兩百多年了。在這兩百多年裡，京劇界相繼出了數以千計的優秀演員，從早期的同光十三絕，到民國以後的四大名生、四大坤旦、四大名旦及四小名旦，各流派皆孕育出許多傑出的表演藝術家。而在京劇這個行業裡，藝術最長、聲譽最高、福氣（齊人之福）最大、子女最多的，要數張君秋了。

張君秋（一九二〇—一九九七）和其他京劇演員一樣，都有坎坷的童年。他本姓滕，名家洪，字玉隱，原籍江蘇省丹徒縣，生於北平。母親張秀琴是位梆子青衣，在察哈爾省宣化和張家口一帶頗有點名氣。張父名滕聯芳。北伐成功後，政府南遷，隨政府去了南京，一去不返，拋棄了張秀琴和兩個稚齡幼子。張秀琴一氣之下將兩個兒子改從己姓。因生活艱難，一九三三年，在張君秋十

四歲時，就（立下契約）給李凌楓作手把徒弟（不是科班，個別教導，不收學費，賺錢分成）。

李凌楓是通天教主王瑤卿的徒弟，玩藝很規矩，只是運氣不濟，僅在天津春和戲院挑班唱了短期的戲，因賣座不佳，落得鐵羽而歸。北平是京劇的發祥地，名角如林，四大名生、名旦、坤旦正際盛期，哪裡有李凌楓立足之地，他學的是主角戲，不能唱二旦，只有以授徒為生。他很有眼光，看準了張君秋將來會成名角，於是就收張為徒。張天資聰穎，又用功學戲，每天天不亮就到郊外喊嗓，成名後仍多年不輟。

由於老師的循循善誘，徒弟的孜孜不倦，真是所謂「窩裡紅」。學藝兩年以後，張君秋便搭長慶社的班唱戲，邊唱邊學，戲份雖不大，但只學了短短兩年多的戲（坐科學戲要七年）就能賺錢，這是家長和師父都始料未及的。由於家長和師父都把「錢」看的很重，兩方面鬧得很不愉快。張秀琴自恃兒

子是其所有，李凌楓則認為沒有他這個好師父，張君秋也不能這麼快就賺錢。一邊是母親，一邊是師父，張君秋為人孝順也很老實，夾在中間著實為難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後來張君秋大紅後，師徒即形同陌路。

李凌楓在徒弟那裡分得了不少錢，再加上師以徒貴，名聲更響了。他的說戲調嗓也更忙了，整天騎著自行車，提把胡琴，奔波在票房和票友之間，儘管他戲教得好，胡琴也拉得好（他也是張君秋的初期琴師），可是再也沒教出第二個「張君秋」來。

張君秋因為不是科班出身，基本功比較差，臉板上板，身上僵，甚至有些觀眾諷調他是「張一指」，但他虛心好學，儘量從唱腔上發揮他的長處，以後又拜梅蘭芳與尚小雲為師，也曾問藝於程艷秋和荀慧生，將梅的「甜」、程的「婉」、尚的「堅」、荀的「綿」融於一爐，而創出了獨具一格的剛健委婉，俏麗清新的演唱風格。觀眾們都欣賞他那甜美的嗓音，華貴的扮相，因而對他的

做、表方面的缺點也就包容而不在意了。

報紙票選「四小名旦」

一九三六年，北平立言報，舉行公開投票選四大童伶，結果張君秋、李世芳、毛世來、宋德珠四人被選中，後稱「四小名旦」。同年張君秋加入了馬連良的扶風社，爲了拉攏馬連良，並拜馬（比張大十九歲）爲義父。雖然兩人有義父、子的關係，可是馬這個義父並不熱心提拔張。在扶風社那幾年，偶而在馬的大戲前面，給張排齣「祭塔」、「起解」等唱工小戲也算是恩典張了。在這段期間裡，張吸收了許多舞台經驗，也掌握了一些基本觀眾，更懂得怎樣組班的基本知識，其他如做人的道理、處事的方法等也都學習了不少。這對他以後的組班和成名都有很大的裨益。

張君秋的岳父趙硯奎是尙小雲的管事。眼看著自己的愛婿藝事成熟，也有點名聲，於是在一九四二年協助張自組「謙和班」。於北平開明戲院首演，一炮而紅，以後相繼去了天津和上海。在上海鬧了個「謙和尙認子」的大新聞，原來張君秋的生父，不知何故出家當了和尙，眼看著自己的兒子已成名角，就出來認子，但因張秀琴堅決反對，謙和尙也只好作罷。

張君秋有個好岳父在外面連絡，又有親哥哥張君傑管事、表弟何順言操琴、張似雲拉二胡，他無後顧之憂，便和琴師專心研習

唱腔，以後又在他太老師王瑤卿那裡學了很多玩藝，王瑤卿又給他設計了適合張嗓音的腔「張腔」，這迷人的「張腔」盛行了半個世紀，現在已是無旦不張了。

張君秋和師父沒有鬧翻以前，有一天師徒二人在古瑁軒王瑤卿家聊天，王瑤卿對著李說：「我的徒弟（指李）不如你的徒弟（指張）」，又對著張說：「你的師父（指李）不如他（指自己）的師父」。李低頭默認。張君秋自成名後，除了在十年浩劫那段時間裡受了些苦難，事業和家庭都很順遂，二十一歲就得子（雙胞胎）了。

三個太太七子五女

張君秋先娶趙麗蓉爲妻，趙女在結婚第二年就給張家生了一對白胖小子，長子學津（早出生十分鐘）、次子學海。夫妻感情融洽，此時張已大紅，時常應邀到上海演出，出外時雖有母親隨行監視，但仍時有緋聞傳出，其中釘得最緊的是滬江大學的學生吳麗珍，人長得很漂亮，又多金，她採取迂迴進攻的戰略，先突破張母的第一道防線，張在上海演出檔期屆滿，吳小姐即隨張北返，就正式成了張家的人了。在張母的斡旋協調下，得到了趙硯奎的諒解，張母則諭命「兩頭爲大」，張即享「齊人之福」了。而後隨張出外應酬的是上海北上的吳女士，朋友們曾和吳女士開玩笑說：「妳可要看緊君秋呀！」吳笑而不答。

吳、趙二位夫人逝世後，張君秋又續了絃，他的第三位夫人，是楊寶森的遺孀謝虹雯女士，帶子改嫁，子名楊珉，張君秋已把楊珉排在自己七個兒子之後，官稱小八。張有七子五女，除一子一女是外行外，其餘都是京劇演員，

子	當	女	行	當
學津	馬派老生	學敏	張派青衣	
學海	言、麒派老生	學玲	老旦	
學濟	葉派小生	學華	旦	
學治	文武老生	學采	不在行、外語	
學浩	武生	學聰	旦	
學江	花臉（票友）			
學灑	老生			

張君秋生得眉清目秀，身材適中、皮膚白晰，孝親尊師、對人謙和誠懇，是一個謙君子。說話輕聲細語，性情柔和，走到那裡都受人歡迎。三十年代，娛樂事業不發達，電影正在萌芽時期，捧戲子是文人、大官、富商的專利，男性捧女性，富家姨太和小姐捧男性。張君秋扮像雍容華貴，嗓音寬亮甜潤。一九三八年，他十八歲在上海初次登台演出時，就大出風頭。有一群捧他的女觀眾，白天纏著他，晚上看戲每場必到。一九四二年，張二十二歲時，組謙和社，自挑頭牌。演到那裡，紅到那裡，紅得發紫，女觀眾捧得最積極，自薦枕席者頗不乏人。那個年代社會風氣保守，避孕藥不大流行，時常

傳出張君秋得子的消息，好在那時張君秋賺錢容易，在上海演出時，一個檔期，可以賺進幾十根大條黃金（一條十兩），有錢好辦事，所以他的風流韻事很少被報紙報導。直到張氏逝世，在告別儀式上，冒出許多兒女，幸好處理得當，事情沒有鬧大，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。

有錢花錢但不管錢

有錢是好事，管錢是件麻煩事。一個人一生有錢花而不管錢，那太幸福了。張君秋就是個幸福的人，幼年家貧，賴母親操勞度日，根本沒錢，長大後，跟師父學藝，也無錢可花。成名後，張母管錢管家，根本不要他操心。戲班的一切事務，由他岳父趙硯奎掌管，張母和岳父逝世後，家中事務由夫人掌管。下面有個小故事，可以證明這位藝術大師，對數字沒有概念。

張君秋弟子甚多，中國及世界各大都市都有。一次，弟子們陪他逛街，走到一家百貨公司，張看中了一個皮包。問了售價。他很謙和地說：「可不可以打個折扣。」店員認出他是張君秋，慷慨地說：「給張先生優待打個八折」，張說：「可不可以打個九折」，眾皆哄然大笑。張問大家因何發笑，當弟子解釋清楚後，張自己也笑了。一時傳為笑談。

張派藝術登上高峰

張君秋扮相雍榮華貴，嗓音寬亮甜潤，又刻苦自勵，銳意進取，廣擷博採，融會貫通，因而戲路愈加開闊，功底堅實豐厚，並積累了豐富的藝術創造經驗。張君秋演出的劇目，以及其表演、音樂唱腔、服裝頭飾等均有建樹創新。他演出的傳統劇目，本著刪繁就簡、去蕪存菁的原則，突出了人物性格，發展了藝術精華。他演出的新編劇目富有鮮活的時代感，突出表現了古代婦女聰明才智、秀麗端莊，以及對邪惡勢力抗爭的精神。尤其在唱腔藝術創作上，色彩濃郁，方法科學，形式豐富，自成一派，具有廣泛深遠的影響。

張君秋演出的經過整理加工的傳統代表劇目有《玉堂春》、《大保國、二進宮》、《金山寺、斷橋、雷峰塔》、《祭江》、《四郎探母》、《王寶釧》、《憐香伴》、《彩樓記》、《劉蘭芝》、《銀屏公主》等；新編代表劇目有歷史題材劇目《望江亭》、《詩文會》、《西廂記》、《秦香蓮》、《秋瑾》、《狀元媒》、《珍珠》、《楚宮恨》、《趙氏孤兒》以及現代題材劇目《年年有餘》、《蘆蕩火種》等。張君秋在這些劇目中，以傳統唱腔為基礎，吸收其它行當及曲藝、歌曲的音樂素材，創製出大量的新腔。他的演唱，充分發揮了嗓音「嬌、媚、脆、水」的優異天賦，同時悉心揣摩梅、程、荀、尚等各派旦角演唱藝術的風采而加以融化。他的發音，強調氣息的貫通，保持共鳴位置

的準確，而且音域十分寬闊。行腔講究輕重、快慢、繁簡的對比，亦善於同京胡等伴奏樂器配合，巧妙地蓄氣、緩氣、偷氣，因而他的演唱音色絢麗，感情豐富，舒展自如，形成了華麗柔美、剛健清新的獨特風格。他的表演端莊含蓄，自然率真。在化妝、服飾等方面，講求同人物身分、處境、性格的熨貼、協調。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，成功地塑造了各種不同性格人物的藝術形象。

張君秋還參加過《海棠峪》、《紅色娘子軍》、《平原作戰》、《紅燈照》等戲的唱腔設計。他主演的《打漁殺家》、《玉堂春》、《梅龍鎮》、《望江亭》、《秦香蓮》等劇先後攝製成舞臺藝術影片。著有《張君秋戲劇散論》。一九八九年榮獲中國唱片公司金唱片獎。

張君秋的藝術在國內有廣泛影響，弟子百餘人，其中有楊秋玲、李炳淑、楊春霞、薛亞萍、楊淑蕊、關靜蘭、蔡英蓮、王蓉蓉、張萍、董翠娜等，劉秀榮、劉長瑜、齊淑芳、李維康等亦向張君秋請益。張君秋先後出訪香港、日本、美國、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，在世界享有崇高聲譽。一九九一年，在美國榮獲「終身藝術成就獎」，亦被授予林肯肯大學「人文學」榮譽博士學位。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、中國文聯副主席、中國京劇藝術基金會名譽會長、全國振興京劇指導委員會顧問、中國戲曲學院顧問、中國戲曲學會顧問等。

未能來台終生遺憾

一九九〇年，徽班晉京兩百年，香港舉行盛大公演，張君秋夫婦隨團到香港，筆者亦專程赴港看戲，在燕雲樓飯店與張君秋鄰桌用餐，曾與張晤談並合影留念，張君秋曾對筆者表示，他曾去過許多國家，就是沒去過台灣，並與筆者約定，來年台北見，一九九五年，中國少年京劇藝術團來台公演，邀請張君秋以總領隊頭銜來台，手續都辦好了。張因心臟不適而不能成行。前年又有人想邀請張派青衣來台表演專場，結果未成。張君秋終生未能來台，是他一生的最大遺憾。

安葬事宜頻生枝節

張君秋不幸於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，在北京因心臟病突發而猝然逝世。因為他是著名的表演藝術家，他的後事受到政府高官和社會人士的密切關注。和張君秋私交最篤的李瑞環，爲了使他的老友死後獲得殊榮，在北京高級公墓區裡，給張君秋覓到一座墓地（部長級的）。張氏子女堅持要和他母親合葬，最後提出折衷辦法，將張氏骨灰分葬兩處，既可享受到崇高的死後榮耀，又能與原配合葬，最後建議，仍未被家屬採納，還是按照家屬的原意與原配合葬。李瑞環的精心安排未能實現，令人惋惜。

張君秋的喪葬費用共二十萬人民幣。墓地花了十二萬元，其他花費四萬元，剩下四

萬元分給四個未歸宗的兒女每人壹萬元。

張君秋有七子五女（共一打）。外傳他私生子女很多，可是都沒公開露面。去年在張君秋遺體告別儀式現場，忽然來了幾個男女青年，自稱是張的子女，要求參加告別儀式，原來的安排是，家屬和學生分別站立兩旁答禮，事情突然發生後，亂了陣腳，後經李瑞環溝通協調，才解決了尷尬場面。

成立基金出版影帶

張君秋藝術基金會，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八日在天津成立，中共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應邀出席並講話，周巍峙主持，基金會會長

由謝國祥擔任，已核定由何順信、劉雪濤、薛亞萍三人擔任副會長。現已募集到人民幣四百萬元，出版張君秋藝術資料，扶植張派藝術有成就的人才，推動張派藝術的研究，不定期舉辦紀念張君秋的演出和交流活動。現在已經收錄了張君秋二百一十三個唱段的「張君秋唱腔集」二十三張CD激光唱片，攝入張君秋的十三部戲，製成錄像帶的張君秋影視資料集，共四十三部戲，七十一張VCD光盤及天津市青年京劇團「百日集訓」代表劇目的錄像帶，這些音像製品將作爲珍貴的藝術資料流傳後世。以紀念張君秋一生爲京劇藝術的偉大貢獻。



張君秋在國劇「別姬」的扮相。